

紀文達公遺集

第二函
下
函十一冊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四

孫樹馨編校

碑記

墓表

行狀

逸事

日華書院碑記

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故凋瘵之區其民方儷焉不給朝夕其道宜議養使枵腹而談仁義是迫以坐槁也勢不可行驚悍之俗其民方囂凌格鬪而未已其道宜明刑使無所懲艾而迂談詩禮是硝石之病而藥以參苓也勢亦不可行獻縣於河間爲大邑土地沃衍而人多敦本重農故其民無甚富亦無

甚貧皆力足以自給又風氣質樸小民多謹愿畏法富貴之家尤不敢踰尺寸或遇雀鼠之訟惴惴焉如臨戰陣是較凋瘵之區驚悍之俗其施教皆易然自前明以來雖科第衣冠蟬聯不絕終不能與海內勝流角立而分壇坫其故何歟蓋謀生之念多則其力不專自守之念多則其願易足或棄去不惜或少有所就不復多求半途之廢固事理之必然也乾隆四十三年莆田黃公來宰吾邑乃慨然有志於學校謂書稱既富方穀而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獻邑物阜而俗淳足以興教而囿於所習弗竟業是猶子弟有可教之資而父兄弗董

以成也其責在司牧從前莅斯土者借鄉校爲郵舍久而竟郵舍視之是有名而無實且膏火無所出師席久虛生徒散絕亦無怪無以善其後乃割俸於城東北隅買隙地建講堂學舍四十餘間又置腴田四頃餘拔邑人子弟之聰穎者延天津邵君玉清爲之師邑人踴躍以趨庚子鄉試預選者七八爲向來之所未有爲其事必有其功殆信然歟邵君爲余壬午所取士旣主斯席乞余文以記其事余邑人也嘗病族黨之中人人可以讀書而不卒業者十之五六又嘗愧在里閭之中稍爲先達而不能獎勸後進使繼日華絃誦之遺風黃公乃

能振興文教釋余心之所歉是不可不勤諸貞珉以垂
久遠用不辭而爲之記若夫窮經汲古努力殫心不囿
於小成不雜以歧務以勉副循良善俗之意是在邑之
髦俊余尤拭目望之

長白蘇公新阡墓位記

刑部尚書蘇公性至友愛伯兄其公先卒卜新阡於某
所公以平生宦迹各四方不能效共被之義恒胡身後
同兆域會公夫人卒先就葬焉限於地形壙在某公墓
左而稍下議者曰兄弟同塋情之至也弟之婦不敢並
兄公禮之宜也然弟左兄右其序不少紊矣乎解之

者曰禮者理也理有一定有無定一定者萬古不變無
定者則權乎人情事勢而各得其安所謂禮以義起也
兄弟同塋此悌弟不能自己之情兄墓旣先葬而居右
無移以讓弟理墓之右又不可以葬同塋之志勢將不
申不得已而居左勢使之也且已返而不相並足以明
讓矣是於禮未爲失公恒疑焉一旦待漏於直廬舉以
咨余余曰公何疑哉此本閭合於禮議者未深考解者
又強爲之詞反違失古義也周禮曰墓大夫掌凡邦之
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羣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
數鄭康成注位謂昭穆也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以昭

穆爲左右鄭康成注昭居左穆居右似左右有別矣然
趙昞作族葬圖其南北之次第一位爲祖第二位左爲
子右爲孫第三位左爲曾孫右爲元孫其東西之次穆
則以左爲首右爲末昭則以右爲首左爲末朱子語類
載陳淳問神道尊右欲以二此列先塋之左然程子葬
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朱
子曰昭穆但分世次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
可以尊卑論乎然則墓以前後爲尊卑不以左右爲尊
卑明矣且卽以之左右爲尊卑左亦不必尊右亦不必卑
也朱子語類又曰某當時葬亡室祇存東畔一位吳卿

云地道以右爲尊則男當居右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
當如此呂新吾曰禮翼亦曰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
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
人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觀是二說則兄弟之左
右可以例推以弟左兄右爲疑者豈以俗禮議古禮以
人道議神道耳公何疑哉公曰然則墓位尚左皆非乎
余曰禮從宜使從俗戴記固嘗言之人情所便安聖人
弗強之盡從古也義有兩存此之謂矣公喟然曰禮家
聚訟信哉斯言敢請筆之爲論刊石新阡以祛來者之
惑而間執悠悠之口因爲敘述梗概辨訂如右

內務府郎中黃鍾姚公墓表

冗散而談恬退貧宦而談清高安居無事之時慷慨而
談氣誼此夫人之所能也當進取之途而恬退處脂膏
之地而清高臨得失利害之交而忠厚存心氣誼自任
斯非君子不能矣以余所聞內務府郎中姚公殆庶幾
乎公少習文翰抱經濟才初筮仕爲筆帖式雍正丙午
世宗憲皇帝澄清吏治選筆帖式爲知縣公膺首薦旣
而念從兄亦預薦當無一家並得理遂以讓兄己酉遷
主事辛亥遷員外郎乾隆丙辰遷郎中辛酉遷堂郎中

乙丑

命往吉林同將軍理參務丙寅督理江寧織造兼權龍
江關稅

九重特達之知駸駸嚮用矣而因親老遽乞歸浮沈郎
署幾及十年丙子再

命權九江關稅會邁微疾遂不赴竟以銀庫郎中終是
皆功名之士所策足先登求之不能必得得之不能遽
舍者公獨澹泊寧靜進退從容無所營競繫戀於其間
公之品居何等也堂郎中爲上下之樞紐職任繁重似
國初六部之啓心郎而六部之事內府皆具尤非啓心
郎之專司一曹者比故最號要職卽織造鈔關營造司

造辦處銀庫參務亦皆度支之數出納浩繁世之所謂
美官也稍得沾漑當不憂貧且公自壯年卽遭匱乏上
而供二人之菽水下而拊搗米鹽經營婚嫁左支右絀
拮据萬端更非無藉於是者一旦坐銅山金穴之側似
難以忘情公乃身履華膺志仍儉素月俸以外一無所
求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公見可欲而心不亂所
守又居何等耶又聞雍正辛亥公官營造司員外郎小
吏偶不戒於火獲罪且不測公引爲已過吏乃得末減
雖幾至罷官不少悔夫官政有關委過胥徒者不知凡
幾禍福所關或不惜鍛鍊周內以成之此恒情也公於

本非已過之事寧失一官以全數人之命非仁人君子能如是用心乎

世宗憲皇帝綜理幾務甄別人材

明照如日月矜慎名器尤不欲假借毫釐雍正己酉十二月

御書福字

賜內外廷臣雖卿士或不得預公獨以新進末秩邀格外之榮豈非

帝心簡在知公之異於衆歟雖公天性孤直落落然不合於俗又恒自引退未竟其用然升沈有命天所爲也

品行則人之自爲也苟立身不愧古人不以富貴有加
不以淹滯有損也公卽不躋卿相亦何憾哉公諱吉保
黃鍾其字先世襄平人祖諱某順治初從

龍入關因隸籍漢軍考諱某嘗監督

御倉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年六十有三以某年葬於
某原嘉慶戊午余扈從灤陽公之子良適官

避暑山莊副總管倬直之餘爲余縷述其先德請爲墓
表以發幽光余雖不及見公然憶尹文端公亟稱公與
良所言合文端公一朝名德語必不誣因撮其大凡表
之如右雖多所挂漏亦足見公之生平矣

直隸遵化州知州鼎北李公墓表

嘉慶五年遵化州知州李公鼎北以積勞卒於官踰年將葬其孤指南乞墓表於余余謂表以表德將求不朽其人也其人無可述而塗飾以欺後世是不足道其人有可述而縷舉瑣屑恐一善之或遺亦非金石文之體也蓋士大夫什百人中可傳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可傳者不過數大事其餘末節不足爲世輕重卽不足爲人輕重故子孫欲不朽其祖父當舉其真足不朽者以爲狀而操觚爲文亦當舉其真足不朽者然後其文傳其人亦傳公之孝友積於家文章學問沾溉後人在他

人爲善行在公則爲餘事不足一一爲公記所應記者
凡三四大端已足以傳公公之宰任縣也縣有澤袤四
百頃卽禹貢之大陸也舊汨於水成巨浸故奏免其田
賦康熙中漸涸爲田遂漸私墾久而涸出者多私墾者
亦益多官設厲禁百姓因以釀訟端而貪汙之吏又借
以爲利藪不肯竟其事卽有一二循良之令而惴惴無
華才歉於德又復不能竟其事紛紜轆轤殆幾及百年
自山東劉公爲總督始釐定阡陌核定租課則壤成賦
四百頃悉爲沃野官民交賴余爲劉公撰墓誌嘗記斯
事爲平生一大政然不知誰爲佐理僅稱簡賢能之吏

董治其事而已今讀行狀乃知卽公所經理遙制其事者可傳身任其事者不尤可傳乎公之足不朽者此其一公之調任武清也河流漲溢浸五百餘村公晝夜焦勞五閱月衣不解帶民賴以免於流離夫爲官而侵賑千百中之一二耳稍具人心者不爲也然安坐養尊事事委之胥役胥役因得肆其姦故有名無實者多公檢災必親往發粟必親監故胥役無所用其技而民以大寧從來至親骨肉之中疾病醫藥至於半載孝友者亦有懈志公撫恤飢民始終不厭此仁人之用心矣足不朽者此其一武清背海而面河鹽梟強悍多爲患於閭

里故號爲繁劇例以練達之能吏調治斯土然能吏老
於世事每務以安靜自全恐其激而生擾弗敢治也至
其蠶食鄰封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矣公戢之嚴桀黠
皆斂手有巨盜李甲作姦於寧河而竄伏於武清伍伯
畏懾不敢捕公廉得其實親率數十役昏夜入其窠窟
竟弭耳就繫四境以安入不測之地嬰亡命之徒非有
定識定力弗能有是識力而非真有爲國爲民之心者
亦弗能也公之足不朽者不又其一乎公之擢任遵化
也遵化領玉田豐潤二邑素稱難治又

橋山弓劍適卜斯疆公恭遇上